

第一章 為父犧牲的姑娘

濛濛春雨落過，小巷裡的青石板濕淋淋的。

「這就是蓮花巷，路有點滑，且慢些行。」專司莊產買賣的牙人熱情引著主顧往巷子深處走。

「多謝。」

來客操著外地口音，衣著整潔卻不華貴，身邊只一個長隨，一看就是剛調來京城任職的小官。

於是，牙人笑道：「老爺初來乍到，想是不知京城東貴、西富、南貧賤……」

那長隨忍不住插嘴，「那北面呢？」

不等牙人開口，看房的老爺便道：「蠢物，北面是皇城。」

長隨打了個顫，低頭噤了聲。

牙人侃侃而談，「蓮花巷地段好，往東，去六部衙門不遠，往西，去各坊市也近。」還有一句話牙人沒有挑明，蓮花巷除了位置好，宅子內的布局緊湊，占地不大，最適合囊中羞澀的小官。

「這麼好的地方房子不好出嗎？」長隨嘀咕了一句。

「蓮花巷的房子當然好出，今兒帶你們看的這座宅子，屋主家裡出了事，急著用錢，正好叫你家老爺遇上了。」

「可否詳談？」

買房圖個吉利，可不能貪便宜買了凶宅回去。

牙人把聲音壓低了些，「這家老爺叫徐啟平，是國子監的司業，正六品，半個月前因貪墨銀兩叫京兆府給拿了。聽說昨兒個被大理寺提走了，一家子女眷束手無策，只能賣房籌點錢款，想著拿錢把虧空補上，好爭取個輕判。」

「大理寺提了人，那這事可不小吧？」

大理寺司刑獄重案，這案子從京兆府移交到大理寺，看來不是貪墨銀兩那麼簡單。

「老爺是懂行的，所以這徐家是真急呀，想趁著案子沒判下來，尋個好賣家，只要給得起現銀，價錢好說。前頭就到……」牙人說著，伸手朝前指，忽然愣住了。徐家宅門緊閉，似閉門謝客，門口卻停著一輛高大的黑色馬車，套著兩匹威風凜凜的駿馬，這般規制的馬車可不是住在這裡的人家用得起的。

牙人微歎，屋主家有來客，今日這買賣怕是做不成了。

徐家宅子裡，徐老夫人坐在正堂中，望著眼前的來人，疑惑道：「你，真有辦法把啟平救出來？」

徐啟平官職不高，俸祿不多，傍著徐家祖上的薄產，日子過得算是不錯的。

半個月前，他遭人告發貪墨銀兩，人證、物證俱全，當即被京兆府收監。

徐家老小戰戰兢兢地在家裡等消息，昨日有親故遞來消息，說徐啟平被大理寺的衙差提走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

徐啟平區區一介六品官，素日往來不是高官大員，一遇著這事，旁人便是有心相

助，也無能為力。

徐家正一籌莫展之際，有人上門了。

來人一襲華衣，長得斯文儒雅，一開口卻是尖聲尖氣的調調，「老夫人放心，徐大人的案子，我家主子已經看過，涉案的銀兩不多，區區幾百兩銀子，只要您把二姑娘交給我，今晚子時我就能把徐大人毫髮無損的送回來。當然，貪墨之事一筆勾銷，徐大人還能官復原職。」說著，他笑道：「今兒徐夫人跟著我進大理寺探望了徐大人，老夫人不會對我家主子的手段心存懷疑吧？」

徐老夫人抬手揉了揉眉心，蒼老的臉龐卻繃得更緊。

徐啟平被收監後，徐家人使了各種法子打點想去探監，可每回都無功而返，今日來人領著徐夫人去往大理寺探監，順順當當見到了徐啟平不說，大理寺的獄卒待徐夫人竟是恭敬有禮，可見對方的權勢足以滔天。

徐老夫人看到了一絲希望，卻又感到十分的絕望。

那人最善察言觀色，自是看出徐老夫人已經意亂，侃侃道：「徐大人是老夫人的獨子，我家主子要的，只是徐家的一個庶女。沒有了孫女，老夫人固然傷心，可若沒有徐大人，往後這一家子還能活嗎？我聽說，今日老夫人已經請人幫忙賣宅子，賣了宅子的確可以補上貪墨的虧空，可貪墨不是借支，大理寺也不是使銀子就能打點的地方。」

對方句句在理，步步相逼，聽到這個，徐啟平的嫡妻陳氏忍不住道：「母親，唇亡齒寒，若是老爺被定了罪，我們這家子往後都沒活路了。」

徐啟平這一輩只有他一個男丁，好在他有妻有妾，生了兩個兒子、三個女兒，算得上是人丁興旺。

徐老夫人心慌地想，兩個孫子尚在讀書，若是兒子真被問罪，孫兒們的科考之路就斷送了，餘下的女眷能坐吃山空多久？

淪為犯官家眷，所有人的前程都沒了，男丁不能科舉，女眷不得婚配。

見徐老夫人始終不肯言語，陳氏撲到她跟前，哭求道：「母親，兒媳知道夫君是受奸人所害，可他已然落入別人的圈套中，根本無法辯白，犧牲一個庶女救徐家於水火，您為何還不答應？」

「閉嘴！」徐老夫人重重拍了一下桌子，悲憤斥罵，「我們徐家是書香門第，絕不會賣女兒求生！」

「難道母親要眼睜睜看著徐家毀了嗎？」陳氏見婆母不願鬆口，大哭起來，索性當著外人將心中的話一股腦說了出來，「您老就是偏心，兒媳知道您心疼幼寧，平日裡只疼她，不疼姝兒也就罷了，難道在您老人家眼中，徐家上上下下十幾口人加起來，都比不上幼寧一個嗎？」

「閉嘴！」徐老夫人狠狠打了她一巴掌。

陳氏嫁進徐家二十年，還是頭一遭挨了婆母的責打，捂著臉頰愣住了。

來客聽著婆媳倆的對話，神情淡漠，待屋子裡的動靜稍停，方道：「老夫人，成與不成，您老給個準話。」

陳氏回過神，跪在地上，朝徐老夫人砰砰磕頭。

徐老夫人眸中含著淚，搖了搖頭，「我做不了這個主，幼寧的事，聽聽幼寧是怎麼說吧。」

陳氏聽她語氣鬆動，起身拿帕子拭去眼淚，轉身對身邊的嬾嬾道：「老夫人的話妳聽到了，請二姑娘過來說話。」

二姑娘徐幼寧是徐啟平外室所生，抱回徐家的時候尚不足兩歲，說是生母身子孱弱，產後一年多便沒了。那時候陳氏正在坐月子，不肯照料這來路不明的外室女，徐老夫人見孩子可憐，便抱到了自己院子裡，取名幼寧，養了幾個月，越發覺得親暱可愛，遂把她一直留在身邊。

徐老夫人住正屋，徐幼寧住在旁邊的暖閣裡，頃刻，她就被領了過來。

她一到，初時神情傲然的來客頓時眼前一亮。

徐幼寧年方十八，待字閨中，她身上穿著杏色襖裙，外頭罩著一件水紅色比甲，髮髻梳得整整齊齊，清秀文靜的模樣，看起來像枝頭開得最端正的一朵杏花。

見屋子裡氣氛凝重，徐幼寧不安地看向徐老夫人，「祖母……」

徐老夫人見著她，原本一直克制的眼淚頓時流了出來。

徐幼寧嚇了一跳，忙拿出帕子給徐老夫人擦眼淚，惶恐道：「祖母，您別擔心了，便是不能住在這宅子裡頭，咱們一家人搬去鄉下也行的。」

徐啟平入獄，徐家上下日夜不安，賣宅子的事徐幼寧雖然沒有插手，也是知道的。方才婆子來叫她的時候，她正在暖閣裡收拾自己的東西。

這會兒見屋子裡有生人，她心下以為這是祖母託牙人尋的買主。

陳氏見狀，拉過徐幼寧的手，將波動的情緒強行平復下來，和藹道：「幼寧，現在有一個救妳爹爹的法子，妳願意救他嗎？」

「我？」徐幼寧聽得疑惑，手指不安地絞在一處，「夫人，我怎麼救？」

對於徐啟平偷養外室這事，陳氏一直耿耿於懷，不願意讓徐幼寧叫自己母親，她便一直尊稱陳氏為「夫人」。

陳氏牽著她走到那來客跟前，「這位先生有法子救妳爹爹。」

徐幼寧轉頭看向那陌生的客人，對方穿一襲玄色衣裳，上頭沒有任何花紋，身上掛的玉佩也不知是什麼明堂，可她瞧得出他衣飾打扮比他們一家子高貴得多，舉手投足比爹爹在國子監的同僚們還氣派得多。

她有些茫然，只是陳氏怎麼說，她就得怎麼做，於是朝著客人拜了拜，「先生，請您救救我爹。」

來人本來神色漠然，始終帶著高高在上的傲慢，聽到徐幼寧這略帶稚氣的話，端著的氣勢不禁減去幾分，柔聲對徐幼寧道：「徐二姑娘，正所謂禮尚往來，我若幫了妳家的忙，妳是不是也該幫我的忙？」

是這個道理。徐幼寧點頭。

「這麼說，徐二姑娘答應了？」客人問道。

不等徐幼寧說話，徐老夫人便道：「幼寧，他不是要妳幫忙，是要帶妳走！」

帶她走？

徐幼寧愈加迷糊，望著客人問道：「先生要我去府上做奴婢嗎？」

「是伺候人，但不用做奴婢。」

不用做奴婢，卻要伺候人？徐幼寧養在閨中，卻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，馬上就明白過來，她望著客人問：「先生是要我去給您做姨娘嗎？」

來客笑了，「不是伺候我，也不是做姨娘。」

徐幼寧糊塗了，「那我做什麼呀？」

夫人嫡出的三姑娘跟她吵架的時候就說過，她這樣的庶女只配給人做姨娘。

來人原想著儘快將人糊弄好以便交差，見到徐幼寧這副嬌憨可憐的模樣，不忍欺騙，「主家要妳過去伺候，只是伺候，沒有什麼名分的。」

匡噹！徐老夫人手一抖，手中的茶杯摔落在地上，她雙拳緊握，用沙啞的嗓子怒吼道：「出去！給我出去！」

她可以狠下心顧全大局，也可以告訴自己，捨棄了孫女是為了保全家族。

可是當她親耳聽到別人對疼愛的孫女說出那樣的話，她再也無法忍耐。

客人並不生氣，依舊維持著風度，悠然道：「老夫人不必動怒，伺候我的主家並不想辱沒徐二姑娘。今日將她接去只是伺候，若得主家喜歡，將來會有天大的前程，多少人都想討這份福氣呢。」說罷，他轉向徐幼寧，目光中盡是憐憫。「老夫人覺得我的話刺耳難聽，將來徐家敗落，更難聽、更刺耳的話還在後頭呢！」

徐老夫人正想反駁，又聽那人繼續道——

「倘若大理寺重判徐大人，徐家的女眷充作官婢不是沒有可能。」

若說之前他是勸說，最後這一句卻是直截了當的威脅。

對方的主子有本事影響大理寺的判決，這意味徐啟平的命運已經被對方死死捏住了。

徐老夫人的嘴巴動了動，終究頹然地往後一靠，面如死灰，再也說不出一句話。

來人見目的達到，欣然一笑，轉向徐幼寧，「徐二姑娘，妳覺得呢？」

徐幼寧不指望什麼前程，她念書不多，詩詞不太精通，女紅不好，只能做帕子這樣簡單的繡件，嫡母總說她不太靈光，但客人特意對她說的話，她聽明白了。今日她可以拒絕不跟著他走，可等爹爹被大理寺審完，徐家敗落，她的下場也好不到哪裡去。

明白是明白，一時之間，徐幼寧對伺候人這樁事還是有些茫然。她下意識地回過頭，看向最熟悉和最敬愛的祖母，想尋求她的幫助，但徐老夫人正捂著臉哭泣，沒有看她。

陳氏倒是目光灼灼，眼神篤定地看著她，一如菜市上的屠戶在看案板上的肉，徐幼寧不喜歡被這種眼神看著，她收回目光，垂下眼眸。

陳氏的目光讓徐幼寧看懂了眼前的局面，祖母和夫人既然把她喊出來了，那就是已經做出了決定。

在徐家，她沒有做決定的權利，若是苦苦哀求祖母，只會叫場面難堪。

「徐二姑娘，妳覺得如何？」

還是來客打破了屋子裡的僵局。

他生得白淨斯文，只是臉上沒有一根鬍鬚，徐幼寧看著有點不習慣，「先生，要

是我跟您去了，我爹真能回來嗎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只要妳跟著我上了馬車，子時之前，妳爹就能回家。」

徐幼寧低頭思忖片刻，轉過身，跪在地上朝徐老夫人磕頭，「祖母，往後幼寧不能在您跟前盡孝，您老人家要保重身體。」

徐老夫人依舊掩面而泣，什麼話都說不出口。

徐幼寧見祖母哭得傷心，只好轉身對陳氏道：「夫人，祖母年邁，幼寧無法在祖母膝下盡孝，往後求夫人為幼寧盡這一份心。」

陳氏始終臉色陰沉，聽到徐幼寧這話，頓時怒道：「妳是說我不事婆母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夫人，我只是想請——」

陳氏還不解氣，又打斷她道：「妳要救的人，是妳親爹，妳不救他，徐家沒了，妳能獨善其身嗎？老夫人不想讓妳去，妳若心裡惦記這個、惦記那個，索性別去了，等著妳爹下獄，看看衛家還會不會來聘妳！」

徐老夫人心疼徐幼寧，早早地給她定了一門好親事，徐幼寧今日一走，衛家這門親事指定要退掉的。

「夫人，我的親事還得勞煩您幫我退了。」

陳氏的眸光一閃，臉上的怒氣稍稍收斂了些，「這些話不用妳說，該做的我自然都會做。」

「謝謝夫人。」徐幼寧並沒有因為陳氏的訓斥而變色，自始至終她都很平靜，甚至還掛著一抹笑。她向陳氏行了一禮，又朝著徐老夫人磕了一個頭，這才轉身，「先生，請容我先去拿我的東西。」

原本想著要搬去鄉下，她正動手將自己的東西收拾出來，這會兒要走，倒也方便。

「什麼都不用帶，走吧。」客人伸手做了個請的手勢，語氣卻沒有半分商量的餘地。

徐幼寧吸了口氣，只好跟著也出了門。

兩人登上停在徐家門口的那輛大馬車，車身黑漆漆的，罩著黑色的帷布，前頭套著兩匹剽悍的高頭大馬，氣勢洶洶地打著響鼻。

見他們出來，兩個身強力壯的車夫從馬車上跳下來，在車門前擺了腳凳。

徐幼寧素日乘的都是只套一匹馬的車，車夫也不會出來擺腳凳，見只是接她就擺出這麼大的陣勢，對方一定十分了得。她心下稍安，想必這一去是真能把爹爹救出來的。

這濛濛的雨飄了一天了，徐幼寧攤開手掌，雨絲飄到她的手掌上，將她的手心一點點浸潤。

潮濕的雨，潮濕的心。

「上車吧。」

徐幼寧握緊手掌，登上了馬車。

馬車外頭黑漆漆的，看不出一點裝飾，挑開車簾，裡頭珠簾繡幕另有天地，香帕、茶具、坐具樣樣齊全，甚至比她住的暖閣還要寬敞。

徐幼寧看著繡工精緻的軟墊，有一些好奇，有一些忐忑。

她剛坐穩，宅子裡就傳來一陣撕心裂肺的哭聲，「寧寧！」

是祖母的聲音，她老人家追出來了嗎？徐幼寧心口發酸。

「徐二姑娘，要下去說句話嗎？」那來客難得好心地問。

「不用了，先生，走吧。」徐幼寧的鼻尖有些紅，臉上卻掛著笑。

那人看著徐幼寧的神情，想說點什麼，終是什麼都沒說，只吩咐了一聲。

外頭的車夫鞭子一甩，馬兒噠噠地跑了起來。

馬車平穩地駛著，徐幼寧端坐在馬車裡，安安靜靜的，也不東張西望，只是眼神有些茫然。

「徐二姑娘，妳可有什麼想問的？」

疑惑自然有很多，正因太多了，一時問不出什麼，於是，她搖頭。

那人笑了笑，「妳就不好奇我要帶妳去哪兒？」

徐幼寧垂著眼眸，像被雨打垂的芭蕉葉，一雙眼睛看著自己的腳尖，還是不吭聲。

他打趣道：「要不是頭先在妳家裡聽妳說過話，我都以為妳是個小啞巴呢！」

「我怕說錯話。」徐幼寧實話實說。

「無妨，我也只是個下人，咱們隨便聊聊。」

只是個下人，便有如此派頭？

徐幼寧聽他說話，比在徐家的時候客氣許多，於是道：「家裡出了這麼多事，去哪兒都沒什麼分別。」

一問一答之間，他對這個不太起眼的小姑娘起了興致，看著呆呆笨笨的，話語裡倒有一股通透勁兒。

他又問：「我看得出徐老夫人不想送妳走，妳為何不求她把妳留下來？妳家裡人若不樂意，我絕不會強行把妳帶走。」

至少今日，他不會強行把人帶走。

「祖母捨不得我，可是這事關徐家上下安危，不是捨不捨得的事。」徐幼寧答得簡單，話語卻令人心疼。

那人原本只想逗逗她，以解途中的乏味，聽到此處卻想說點什麼話來寬慰小姑娘。饒是他平素長袖善舞，望著這麼個懂事又可憐的小姑娘，也不知這種境況下到底該說什麼，頓了頓，方道：「妳不必害怕，先前我沒有騙妳，我家主子不是凡人，是天上人，京城裡許許多多的貴女都想伺候我家主子，卻連見一面都難。」這人說話真有意思，若他的主子真的是人人爭搶，為何還要兜這麼大的圈子要自己去伺候？

徐幼寧稍稍恢復了些精神，問道：「先生，我家裡的事，您怎麼都知道？」

「別叫我先生了，叫我王公公。」

徐幼寧張了張嘴，可喉嚨像卡了東西，一點聲音都發不出。

帶走她的人居然是公公？那他的主家……

王福元笑吟吟，跟先前在徐家的時候截然不同，「這回有想問的了嗎？」

「王公公，您要帶我進宮去伺候皇上嗎？」徐幼寧鼓足勇氣，怯生生的問。

「妳這小丫頭呀，看著憨憨的，倒是招人喜歡。」王福元越發和顏悅色，「別害

怕，今兒不是帶妳進宮，更不是去伺候萬歲爺。」

到徐家要人之前，王福元早已經將徐幼寧的一切摸得清清楚楚，包括她的喜好、出身、性格、親事，乃至她那稀罕的生辰八字。

王福元繼續道：「一會兒到了地方，主子問什麼妳就答什麼，別多問，別多看，不會有事的。」

若依著王福元素日的做派，決計不會多說這一句，只因徐幼寧是個懂事討喜的姑娘，他才特意叮囑一番。

「我記住了。」徐幼寧忽然沮喪起來。

難怪先前王公公對祖母說，即便是「伺候」他的主子，也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機會。

徐幼寧從沒想過自己會跟宮裡牽扯上關係，上一回去廟裡祈福，碰到國子監祭酒魏大人家的姑娘，看她家姊妹就如看下人一般。魏大人是從四品的官員，已是令爹爹仰望的大官了，宮裡的情況……她不敢想像，那些大人物的一句話，是不是就能要了徐家所有人的命？

她低下頭，不再說話。

她是來救爹爹的，若是說錯話把自己搭進去，怕是連爹爹也救不出來。

王福元見她這般模樣，明白自己的叮囑嚇著她了，只是小姑娘的命運未定，害怕總比無知無畏要強。

第二章 如夢的一夜

此後一路無話，等到馬車停下，已是一個時辰之後了。

「徐二姑娘，咱們到地方了。」王福元先走下馬車，回頭扶著徐幼寧下車。

茫茫夜幕降臨，路上看不到行人，雨霧給世間籠上了一層紗罩，入眼是一座高大的宅門，黑漆漆的，望之令人生畏。

這兒應當不是皇宮，戲文裡說皇宮是金碧輝煌的，這宅門雖然高大，卻不是金碧輝煌。

「徐二姑娘，往這邊來。」王福元見徐幼寧定定地看著正門，朝她招了招手。

徐幼寧趕緊收回目光，低下頭跟著王福元從旁邊的側門走。

側門裡頭有人候著，靠近了，方看清是兩個表情凝重的嬪嬪，一個方臉、一個圓臉，長相不同，俱是舉止沉穩端莊。

見徐幼寧進來，兩人飛快地掃了一眼，低聲對王福元道：「主子娘娘到了。」

「主子怎麼來了？」王福元頗為吃驚。

出宮之前，主子說好此事交給他全權處理，怎麼還是過來了？

其中的圓臉嬪嬪無奈道：「娘娘不放心。」

茲事體大，慧貴妃哪裡能耐心地在宮中靜候佳音？

徐幼寧低著頭，聽他們說什麼「娘娘」、「主子」的，越發不安，交疊在一起的手掌握得越發緊。

難不成他們要自己去伺候的是一個什麼娘娘？若真是如此也不錯，她素日就在祖母身邊服侍，端茶倒水她都會。

王福元看了徐幼寧一眼，見她一臉迷茫，卻依舊乖巧地站著，更對她有幾分好印象。

主子雖是暴脾氣，見到這樣水靈的小姑娘，應當憐惜疼愛的。

「徐二姑娘，走，咱們去拜見貴妃娘娘。」

一行人趁著夜色繼續往前走。

方臉嫵嫵提了羊角燈走在前頭引路，徐幼寧和王福元走在中間，圓臉嫵嫵走在最後。

徐幼寧在心裡念叨了兩遍「貴妃娘娘」，一個時辰之前，她在自家暖閣裡收拾東西，等待著明日跟隨祖母搬去鄉下老宅，但是現在，她居然要去拜見貴妃娘娘。她深吸了兩口氣，依然覺得心跳得很快。

先前王公公待她和和氣氣，跟他在馬車裡坐著，並不怎麼緊張，可現下一前一後多了兩個板著臉的嫵嫵，等一下還要去拜見貴妃，越發不安。

如此忐忑地走過兩座院子、一條遊廊，終於來到了一處院子門口。

「王公公回來了。」守在門口的太監望見王福元，目光在徐幼寧身上打了個轉兒，「娘娘正等著呢。」

王福元頷首，領著徐幼寧朝裡頭走去。

纏綿了幾日的雨終於歇了，夜風裹著花香撲面而來，徐幼寧吸了一口，忍不住朝旁邊望去，院牆邊的一排花正在月光下爭奇鬥豔吐露芬芳。

她只看了一眼便迅速收回目光，如此走到廊下，另有人在那裡守著，這回不是太監也不是嫵嫵，而是兩個妙齡宮女。她們倆什麼都沒說，也沒有看徐幼寧，神色淡淡地打開了門。

進門後迎面是一座金桂樹座屏，徐幼寧不敢抬頭，跟著王福元繞過座屏往屋裡去，始終垂眸看著地下，只看得見自己的腳尖和王福元的腳後跟。

屋子裡的味道比花園裡更好聞，徐幼寧忍不住吸了兩口，又趕緊屏息，生怕自己呼氣的聲音太重，惹怒了那位神祕的貴妃。

地面鋪的是深灰色地磚，徐幼寧不知道這是什麼材質的石頭，但這地磚擦得錚亮，甚至能映照出她局促的臉龐。

「娘娘，人帶過來了。」王福元恭敬道。

徐幼寧的心怦怦直跳，越發地緊張，只聽得一聲漫不經心的「喔」。

「徐二姑娘，抬起頭叫貴妃娘娘瞧瞧。」是王福元在對她說話。

事已至此，徐幼寧只能鼓起勇氣抬起了頭，這一望，便呆住了。

映入眼簾的是一位國色天香的大美人，她懶洋洋的橫臥在美人榻上，繡著金線的裙襬垂到了地上，皓白修長的手指摸著另一隻手的蔻丹，輕飄飄地朝徐幼寧扔過來一個眼神。

屋子裡橘紅的燭光恰到好處地給她鍍上一層瑩潤的光澤，讓她一抬手，一揚眉，皆是風華萬千。

即便徐幼寧身為女子，對著這大美人亦忍不住驚豔，便是那睥睨而來的傲慢目光也沒有令徐幼寧絲毫的不適，因像她這般的仙女，原就是該這樣看著凡人的。

聽到王福元輕咳一聲，徐幼寧回過神，依著王福元先前的叮囑朝慧貴妃福了福身。

「小女子給貴妃娘娘請安。」

慧貴妃眼眸微眯，「看著倒是乾乾淨淨的。」

徐幼寧聽說過旁人對自己的評價，誇讚的一般說她秀氣白淨，貶損的則會說她小家子氣，卻沒人用乾淨來形容她。

這個說法像她是被王福元從外頭撿回來的東西一般，人家見了來路不明的東西，都先看是不是乾淨。

王福元恭敬道：「這是國子監司業的二千金，徐家是書香門第，門清風正。」

慧貴妃微微頷首，道：「出身低了些，不過既是讀書人家，勉強稱得上清貴。」

徐幼寧明白，自己是王福元從外頭「買」回來的一件貨物，現在這件貨物被獻給了主家，主家有資格對她品頭論足。

從前她在家裡跟嫡出的妹妹徐幼姝爭執的時候，徐幼姝總愛罵她是私生女，只配給人做妾，怕是連討厭她的徐幼姝都沒想到，最後她竟淪落到連妾都不如的地步，只是一件貨物。

「妳盯著本宮做什麼？」慧貴妃秀眉一擰，忽然不悅。

徐幼寧心頭一凜，這才收回目光，老老實實地回道：「小女子沒有見過像貴妃娘娘這麼美的人。」

慧貴妃聞言，頓時轉怒為喜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因這句話，她似乎對徐幼寧有了興趣，秀麗的眼眸一抬，「本宮且問妳，今日過來這裡，是家裡人逼著妳來的，還是妳自己樂意來的？」

徐幼寧沒料到慧貴妃會這麼問，沉默了一下，方答道：「是我自己樂意來的。」

慧貴妃盯了她一眼，似是看透了一切，冷笑了聲，「來這裡做什麼的，妳清楚嗎？」

徐幼寧不太清楚，但她明白若是老實說出來，只怕慧貴妃更加生氣，只好把王福元透露的隻言片語拼湊到一起回話，「我是過來伺候王公公的主子。」

慧貴妃聽了她的話，揚起下巴，倨傲道：「懂得怎麼伺候男人嗎？」

這個問題徐幼寧便是想裝懂也裝不出來，只能紅著臉搖頭。

「罷了，帶下去沐浴，剩下的交給深兒。」

徐幼寧不知道她口中的「深兒」是誰，不敢搭話，垂眸站了片刻，很快有宮女過來領她下去了。

待閒雜人等退下，慧貴妃收起了懶散，眸光變得銳利起來，「人沒錯吧，可看準了？」

王福元道：「這徐二姑娘是外室所出，生母早亡，生辰八字只有徐啟平一個人知曉，大理寺那邊使了許多法子盤問，徐啟平都是說的這個，奴才為求穩妥，派人送了徐二姑娘的畫像和生辰八字去給青玄子大師過目。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咱們找對了人。」

聽了王福元的話，慧貴妃國色天香的臉龐上漸漸露出一抹恨意。

若不是青玄子這個妖道在皇上跟前胡說八道，她哪裡費得著這麼大的功夫去找一

個小門小戶的姑娘來給兒子侍寢？

慧貴妃從來不信鬼神之說，偏偏皇帝相信，如今朝野和後宮謠言四起，她和兒子只能陪著這妖道胡鬧。好在王福元帶回來這姑娘乖巧清白，若是真找回來什麼青樓女子，她怕是會氣得去把那妖道的玄天觀給掀了。

「娘娘，殿下到了嗎？」王福元恭敬問道。

「到了，比我還早一刻！」慧貴妃望見王福元似有憂慮，橫他一眼，「你擔心什麼？」

王福元見慧貴妃瞧出端倪，歉然道：「奴才怕太子殿下心裡有疙瘩。」

他說得委婉，但慧貴妃明白他的意思。她的兒子貴為太子，是何等尊貴，如今被流言所累，被迫跟一個來路不明的女子行周公之禮，心中豈會甘願？

「本宮壓根不擔心這個，」慧貴妃漫不經心地撇了下唇，端起矮几上的茶啜了一口，緩緩吐一口氣，「為了東宮這個位置，本宮和他戰戰兢兢地走了十年，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、不該做什麼。」

見慧貴妃心情輕鬆了許多，王福元順著她的心意說：「奴才原也擔心殿下委屈，後來見著這徐二姑娘，心裡倒踏實了，她模樣好、性情好，是個聰慧有福氣的姑娘。」

「你倒是喜歡她。」慧貴妃瞥了王福元一眼。

「娘娘說笑了，娘娘難道不是跟奴才一樣喜歡她嗎？」

「小門小戶的，小鼻子小嘴兒，哪裡都不出挑，好在也沒有哪兒不好。左右京城裡只有她的生辰八字相合，只能將就些，」慧貴妃淡淡道：「只不過她跟本宮一樣，都是被家裡人捨棄出來的，且叮囑他們照顧好她，別叫她吃苦頭。」

「奴才曉得了。」

主僕兩人說了一會兒話，宮女領著沐浴過後的徐幼寧回到了慧貴妃跟前。

徐幼寧活了十八年，還是頭一回在溫泉池裡沐浴，此刻臉蛋紅撲撲的，比剛才更加水靈。

慧貴妃朝她勾了勾手，徐幼寧上前跪在她跟前，慧貴妃又朝王福元使了個眼色。王福元端來一個錦盒，打開了，送到徐幼寧旁邊。

徐幼寧抬眼一望，盒子裡頭擺著一顆褐色的丹丸，聞著有一股淡淡的藥香。

「妳怕疼嗎？」慧貴妃問。

徐幼寧老老實實地點頭。

王福元笑道：「徐二姑娘，這是娘娘賞妳的好東西，既是怕疼便吃了吧，吃了一會兒就不疼了。」

徐幼寧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，也不知道一會兒為什麼會疼。

今日不知怎麼回事，別人都要她選擇，可每回她似乎都沒得選。

不管一會兒會發生多可怕的事，能不疼最好。徐幼寧伸手拿起那顆丹丸，嚥了下去，味道不苦，只是有點硬。

慧貴妃的眸光越發深邃，盯了她一會兒，終是淺淺笑了下，「去吧，本宮希望妳是個有福氣的。」

王福元在心中微微一歎，朝外頭一揮手，立即有宮女扶著徐幼寧起來。徐幼寧初時不懂為何會有兩個宮女攙著她，可等到出了屋子，方才覺得頭重腳輕，眼前越發飄忽，全憑著她們扶著自己才不至於摔倒。模模糊糊的，她由著宮女把自己帶到另一座小院中，困意越來越濃。在她快要失去最後一分清明時，一個高大的黑影出現在了帳子外頭。

徐幼寧作了一個長長的夢。

夢裡有一個陌生的男子，他的面容模糊，手指似玉一般冰冷，與她百般親暱，卻不曾與她說一句話。

她一度以為來人是同她訂親的衛承遠，然而很快就意識到，衛承遠對她百依百順，不會不理她。

他們彼此無言，卻相擁著，做了最不可言說的親近之事，還不只一次。

慧貴妃沒有騙她，她一點也不覺得疼，只是有些沒完沒了。

夢裡風光瀲灩，有淡淡的香氣，有氤氳的燭光，在迷蒙的夢境中，她漸漸沉淪，迷失了自我。

等她睜開眼睛的時候，身邊空無一人。

果然是個夢嗎？

徐幼寧想要起身，發覺身上酸得要命，一點力氣都沒有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

所以，那不是夢？

仰仗慧貴妃恩賜的那顆丹丸，昨夜那個夢雖然談不上是美夢，至少不是噩夢。

她記得，在夢的最後，那人抱起她，把她放進了浴桶，在溫熱的浴湯包圍下，她沉沉睡了過去。

也不知現在是什麼時辰了。

身下躺的這方榻十分寬敞，她往左滾了兩圈，沒碰到榻邊，又朝右滾了好幾圈，方才摸到榻邊，睜著眼睛發起了呆。

昨夜那人到底是誰？不管他是誰，能被王福元稱作主子，一定是皇親國戚。

堂堂皇親國戚，為何非要找她伺候？

論姿色、論才情、論家世、論品德，在京城裡，她徐幼寧根本排不上號。

他們到底是怎麼知道有自己這樣一號人物的存在呢？

昨晚那個人，今晚還會來嗎？

徐幼寧的耳根驟然燙了起來，越想越心亂如麻，發呆了好一會兒，方緩緩坐起來。

這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寢間，屋子裡只這一張方榻，光它便有徐幼寧從前住的暖閣大小。正對房門的一邊擺著一架仕女圍屏。

「有人嗎？」徐幼寧喊了一聲。

無人應答，她扶著榻站起來，除了腿很酸，背也很僵，連伸了兩個懶腰才覺得好受些。

繞過圍屏，看到房門緊閉，一扭頭，她發現屋子的左邊是一扇可以推開的門。

她走過去拉開門，驚喜地發現外頭是一個小池塘，到池塘邊的小徑上鋪了石板，兩旁栽滿了奇花異草，芬芳滿園，一派盎然春意。

徐幼寧勉強認出幾株茶花，卻不識得到底是什麼品種。

她腰酸得緊，根本使不上勁，站一會兒便乏了，順勢在臺階上坐下。

正發著呆，背後有人推開門，徐幼寧轉過身，見是一個宮女，似乎是昨夜伺候她沐浴的其中一個。

那宮女見徐幼寧坐在廊下，笑道：「姑娘坐在那裡怕是有些冷硬，要不要奴婢取個墊子過來？」說是這麼說，她卻站在那裡根本沒動。

徐幼寧識趣地道：「不用了，這樣就好。」

那宮女似乎滿意徐幼寧這樣的回應，又道：「奴婢桂心，奉娘娘之命在此伺候姑娘，往後姑娘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奴婢。」

「多謝桂心姊姊了。」

桂心輕笑了下，「可當不起姊姊這稱呼，姑娘叫桂心就成。」

「好。」

徐幼寧看得出，桂心雖然一口一個「姑娘」地喊著，但心裡根本沒拿自己當主子。對此她倒沒什麼想法，畢竟自己如今這境地，還不比人家做奴婢的強呢！人家是正經宮女，自己呢，不是宮女，不是主子，什麼都不是。

經歷了昨夜那般事情，她又渴又累，於是道：「桂心，我有些餓了，能給我送些吃食嗎？」

「姑娘稍等，奴婢這就去傳膳。」桂心道：「屋內的桌子上有茶，姑娘渴了可以先喝。」說著，便退了下去。

徐幼寧走進屋，只見屋子一角擺著一方几案，上頭擱著一副茶具。

她喝了一杯，茶是涼的，但她顧不上這麼多，她的嗓子眼都快冒煙了，咕嚕咕嚕喝了三杯才覺得舒服些。

她在几案邊坐了一會兒，桂心捧著托盤進來，一籠薄皮包子、一碟涼拌雞絲、一碟蝦籽冬筍、一碗茯苓山藥粥、一碗龍鬚麵，另有一盞不知道什麼花做的花露，陣陣清香撲鼻，樣數很多，每樣都是一小份。

「多謝。」徐幼寧看得目不暇接，說話的語氣十分輕快。

桂心見狀，只是笑笑，便退了下去。

徐幼寧知道桂心是在笑話她沒見識，但她的的確確沒吃過這麼豐盛精緻的早膳，不怪旁人笑。

她正開心地吃著，桂心推開門進來，「姑娘，奴婢伺候您洗漱吧。」

她雖還沒吃完，可見桂心用的不是商量語氣，只好放下碗筷，由她領自己去洗漱。

桂心手巧，麻利地給徐幼寧梳了髮髻，又精心地描好妝面，才領她出了屋子。

徐幼寧走出來，到了外間正屋，便見王福元站在那裡。

今日的他完全是內侍打扮，頭戴三山帽，身著團領袍，見徐幼寧出來，上前笑道：

「徐二姑娘安好？」

好？昨天夜裡她失身於一個素未謀面的男人，算是好嗎？她努力回想那一夜的情

況，但想不起什麼有用的回憶。

只論這頓早膳，的確是好。徐幼寧想，王福元應當問的是早膳，於是回了一個笑，「多謝王公公關懷，我挺好的。」

「昨夜娘娘走時，交代奴才給姑娘帶幾句話。」

徐幼寧忐忑地望向王福元，對於慧貴妃，她心裡多少有些畏懼。

王福元的聲音低了些，臉上亦有些歉意，「娘娘說，雖然姑娘已經伺候了主子，可伺候只是伺候，姑娘是沒有名分的，往後要安分守己，不要生出無謂的妄想，將來辦好差事，自會送妳離開。」說罷，他又補充道：「這是娘娘的原話。」

「有勞王公公，我都記下了，您放心，我什麼話都不會亂說的。」一開始，王公公便告訴她，自己是沒名沒分的，所以她沒有生出旁的心思。

王福元見她如此乖巧，直點頭，「妳暫且住在這裡，我平常不在這邊，有什麼事妳只管對桂心說。」

徐幼寧點頭，「王公公，我要在這裡住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等到……」王福元說了兩個字便止了聲音，「姑娘是個有福氣的，想必很快就能離開這裡。姑娘可還有什麼缺的？」

徐幼寧猶豫了一下，小心翼翼道：「若是方便的話，能不能請公公去我家送個信兒。」

王福元道：「昨夜姑娘到這裡的時候，徐大人就已經到家了，妳不必掛念。」

徐幼寧不是掛念父親，她垂眸小聲道：「還是勞煩公公遣人給祖母遞句話，就說我一切安好。」

王福元聞言，心中頗有幾分不忍，頷首道：「行，這點小事我做主就替妳辦了。」

徐幼寧釋然一笑，朝著王福元拜了拜。

小院的日子很簡單，桂心雖然伺候得並不盡心，但一日三餐都會按時送來，不曾短缺她什麼。

一個月後，桂心領了一位大夫過來，給徐幼寧診出了滑脈。

也是到此刻，徐幼寧終於明白王福元所說的「等」，是要等什麼。

她撫著尚且平坦柔軟的肚子，心中懵然。

一個月前，她是待字閨中的徐家二姑娘，一個月後，她懷上了不知是誰的孩子。

桂心帶著複雜的眼神，推著呆愣的她上了一輛馬車。

等到下馬車時，她再次見到了王福元。

「幼寧姑娘，奴才早就知道妳是有福氣的人。」王福元語氣中頗多感慨。

徐幼寧四下打量一番，後頭是一座側門，但光憑著這側門的門面，已經比之前住的那座宅子的正門還要氣派許多。

「王公公，往後我住在這裡嗎？」

王福元點頭，做出一個「請」的手勢。

徐幼寧跟著他往裡走。

若說之前那座院子叫她大開眼界，那麼這一座府邸則是叫她瞠目結舌。
沿路走去，皆是金門玉戶、桂殿蘭宮，徐幼寧只覺得眼花撩亂，恍若誤入天仙寶境。

待行至一院子，王福元方才道：「到地方了。」

徐幼寧走進院子，只覺得裡頭花影繚繞，比之前的小園子更加繁盛，再抬眼，正當中的屋子掛著珍珠簾幕，在陽光下發出璀璨的銀白色光輝。

「王公公，我要進去拜見貴妃娘娘嗎？」

王福元微微一笑，「娘娘今日沒有過來，不過娘娘知道妳有了好消息，十分歡喜，這院子是娘娘特意指給妳住的。」

徐幼寧有些發愣。

「這裡……是皇宮嗎？」

「不是，」王福元看著她懵懂的模樣，笑得意味深長，「這裡是東宮。」

東宮？徐幼寧的眸子剎那間滯了一下。

原來那晚和她有肌膚之親的人，是太子？

她忽然有些喘不過氣。

「幼寧姑娘，如今妳身子嬌貴，就安心在這裡住著。」王福元拉著徐幼寧的手，領著她往裡走，「桂心是跟在貴妃娘娘身邊的老人了，往後在東宮還是她照料妳。」

「王公公，您在東宮當差嗎？」徐幼寧問。

王福元搖頭笑道：「奴才是在貴妃娘娘那邊當差的。」見她秀眉緊蹙，他問：「怎麼了？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徐幼寧搖頭。

「幼寧姑娘有話不妨直說。」

「王公公，我能不能回原來的地方住？」當初王公公帶她離開徐家的時候，說是要她做外室，但如今她懷有身孕，王公公或者應當說慧貴妃居然讓她進了東宮。徐幼寧雖然懵懂無知，卻察覺得出他們對她腹中這個孩子的重視。

當初慧貴妃答應她，若是差事辦得好，可以讓她離開，如今她懷著孩子進了東宮，真的有離開的一日嗎？

「這是貴妃娘娘的旨意。」

徐幼寧默然。

「外頭天熱，姑娘進屋歇著吧。」

見王福元似乎要走，徐幼寧忽然又問：「王公公，上回您說要幫我的忙——」

「姑娘放心，口信已經帶到了。」

徐幼寧舒了口氣，「祖母可安好？」

這話一出，王福元臉上的神色不大自然，「這奴才倒沒問，等回頭再叫人去給徐老夫人請個安。」說罷，他似乎不願意再同徐幼寧多說，領她進了屋就離開了。

第三章 初見太子

或許是因為她如今真的嬌貴了，除了桂心，多了一個醫女孟夏伺候。

雖然從別院挪進了東宮，徐幼寧倒沒覺得有什麼不同來，左右她能待的，還是只

有一方小院而已。

午膳照舊是桂心給她呈過來，菜色比在別院時豐盛了不少。

不知是不是因為她有了身孕，往常三熱三冷的菜色變成了六熱四冷。不過，六道熱菜裡何首烏雞丁和茯苓蝦仁是她不喜歡的，她從小就不愛吃藥膳，聞不慣那味道。

可進了別院後，幾乎每日都會有兩三道藥膳，桂心端上來，又原樣端下去，儘管如此，還是每日都有這幾道。

徐幼寧剛拿起筷子，忽然聽到院子裡頭一陣喧譁，揚眉望向桂心，見素來驕矜的她臉上顯出幾分慌亂，正欲詢問，桂心已經匆匆向外走去。

片刻後，廊下傳來桂心恭敬的聲音，「奴婢恭迎殿下。」

殿下？

徐幼寧的心中忽然湧起一些怪異的感覺。

想起了那一天，她在迷迷糊糊間跟他做了夫妻才做的事，但她連太子長什麼樣都不清楚。

獨自住在那別院之時，她無數次好奇過他是什麼樣的人，此時知道他與自己只一門相隔，她的好奇心霎時沒了，一心期盼他不要走進來。

然而下一瞬，便有一個身影站在了門口。

徐幼寧下意識抬眼去看，因門外的陽光刺目，看不清來人的臉，只覺得身影太過高大，幾乎把門擋住了大半。

「姑娘，殿下到了。」孟夏在她身邊小聲提醒道。

徐幼寧回過神，放下筷子，正欲起身過去行禮，那身影轉身就離開了。

她不知該不該追過去拜見，院子裡已經響起了一片「恭送殿下」之聲。

走了也好，徐幼寧鬆了口氣，她重新坐下，正準備用膳。

桂心從外頭進來，眼神分外晦澀。

徐幼寧不禁奇怪，太子只不過遠遠瞧了自己一眼，連門都沒進，桂心連這個都要不高興嗎？

她不想管，也管不著，只捧著碗，繼續吃早膳。

桂心跪坐在一旁，替她布菜，「姑娘，殿下留了話，要您去承乾宮用晚膳。」

承乾宮？那是什麼地方？

見徐幼寧不解，身後的孟夏解釋道：「承乾宮是殿下的寢宮。」

去他寢宮用晚膳？

徐幼寧不禁抖了一下，莫非他想……不，如今她是雙身子，慧貴妃那麼重視這個孩子，他應當不會那樣做。

徐幼寧釋然，轉念想，許是對方想見一見她這孩子的生母，理所應當。

她不再胡思亂想，踏踏實實地吃飯，就著酸辣藕丁吃了兩碗飯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了身孕的緣故，她像揣了個火爐一般，吃頓飯都熱得慌。

孟夏見她出了薄汗，從外頭喊了個小宮女來給她打扇，徐幼寧這才覺得舒服一些。吃過飯，她自去榻上躺著，睡了兩個多時辰，就被桂心叫醒起來梳妝打扮。

這一次梳妝比之前要隆重得多，描眉、敷粉、點唇，額上還貼了一枚桃花鈿，衣裳是淡青色的縹絲百水裙，外頭搭一件藕荷色妝花圓領袍。

徐幼寧看了鏡子中的自己一眼，這身打扮不能說不好看，只是不太適合她。

她生得嫩，看著比實際年齡還要小三五歲，因此不宜濃妝，鋪上那一層厚厚的脂粉，立時把她臉上的青春活力掩蓋住了。

不過她倒不是太在意，畢竟，她是去拜見太子，不是去見心上人，或許，打扮得隆重些，太子才不會嫌她失禮。

出了小院，外頭停著一座步輦，徐幼寧沒坐過這個，小心翼翼地跨上去，孟夏從後頭追過來，扶著她坐下，待她坐穩了，孟夏回頭看了桂心一眼。

桂心只作不知，吩咐抬輦的宮人起轎。

片刻後，步輦落下，這一回，桂心乖覺地扶著徐幼寧下來。

承乾宮門口站在一位年輕的內侍，見徐幼寧到了，上前道：「姑娘這邊請。」

原本徐幼寧以為自己住的地方已經是天上少有，地上少見，然而承乾宮的巍峨和富麗還是超出了她的想像，掃過一眼之後，她迅速垂下目光，跟著那內侍往內走去，由他扶著自己上了臺階。

內侍推開門，徐幼寧還沒跨進去，便覺得一股涼意撲面而來。

今年是暖春，天氣已暖烘烘的了，這樣沁人心脾的涼意著實令人舒適。

「殿下怕熱，承乾宮裡放了許多冰，姑娘若是覺得涼了，奴才給妳取一件斗篷過來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徐幼寧急忙阻止，她恰巧怕熱得緊，如今才是春天已然動不動流汗，全靠著宮女打扇過日子。

想不到承乾宮裡竟是這般涼爽，若不是這裡是太子寢宮，徐幼寧真想趴地上再不挪窩了。

「姑娘若冷了、熱了，只管說，奴才好作布置。」

內侍笑了笑，恭敬地領著徐幼寧往裡走，正殿裡沒有人，徐幼寧隨著內侍往西面的偏殿去。

「殿下，徐二姑娘到了。」內侍站在門口恭敬道。

「嗯。」裡頭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。

徐幼寧不知為何心驚膽跳起來，這語氣陌生，卻是那一晚她曾聽過的。

內侍側過身，朝她做出一個請的手勢。

徐幼寧穩了穩心神，抬腳走進去，屋子裡擺著一張長長的食案，太子坐在一側，聽著腳步聲，抬眼朝她望過來。

也是在這時候，徐幼寧看清了那如夢一夜中那張模糊的臉。

玉冠之下的眉目綺麗無雙，赤色錦袍勾勒出挺拔身姿，如松如竹，如玉如雲，他的容貌與慧貴妃有七分相似，玉白的膚色、若柳的長眉、高挺的鼻梁，只是慧貴妃是大大的杏眼，而他則是幽深的星目。

此刻，他的眸光落在徐幼寧身上。

徐幼寧一碰到那審視的目光，頓時收起了好奇心，埋著頭走過去，默默地朝他行

了一萬福禮。

她的失禮在他的意料之中，畢竟她出身低微，並不知宮中禮節。

李深無半分動容，淡淡道：「坐。」

几案的另一側擺著一只蒲團，徐幼寧依言坐下，與他相對而坐。

徐幼寧不知這樣合不合適，她如今根本無暇思索，別人怎麼說，她就怎麼做。

內侍等著她坐定，便傳了膳。

承乾宮的飲食比她素日吃的更豐盛，光是熱菜就上了十二三樣，只是令她意外的是，擺在面前的，還有她最不想吃的茯苓雞丁。

平時桂心呈上來的她不吃也就罷了，今日卻是在承乾宮，內侍又特意擺在她跟前，她若是動都不動，怕是不妥。

徐幼寧沒有打算討好太子，但也不想惹他不快。

她如今是他的人，肚子裡還懷著他的孩子，若是得罪了他，往後這日子怕是不好過。

李深沒有再說話，自己拿起了筷子。

徐幼寧看著他用了幾樣菜，方才跟著拿起筷子伸向那碟茯苓雞丁，打算嘗一口，算是給他一個面子，省得他怪罪。

然而雞丁還未入口，那股茯苓的味道撲鼻而來，徐幼寧忽然覺得一陣噁心，手一抖，惹得她乾嘔一聲。

旁邊的內侍眼疾手快地拿了帕子過來捂住徐幼寧的嘴，「姑娘這是害喜了吧？」

徐幼寧知道他在替自己打圓場，投去一個感激的眼神，順著他的話道：「是，我本來就聞不得藥味，尤其是茯苓，往常不至於如此，定然是因為……害喜。」

最後兩個字，她說得極為艱難。

即便她早已認命，此刻在害她有喜的人的跟前，還是有些難以置信。

見李深蹙著眉，徐幼寧心中無奈，難不成因為自己害喜，惹他不悅嗎？

她是不是該像戲文裡那些做錯事的奴婢一樣，立馬跪地謝罪？不管對不對，先跪下總是無礙的。她站起身，跪在了李深跟前，「小女子無禮，請殿下恕罪。」

「起來。」李深語氣果真帶著一點不悅。

徐幼寧心裡焦灼得很，跪在地上沒有動，直到內侍上前將她扶起，方重新坐下。

「妳不愛吃藥膳？」李深問。

徐幼寧沒想到剛才她說了那麼一堆話，他理解了這一點，雖然疑惑，依舊點了頭。

「聞不得茯苓的味兒？」

徐幼寧又點頭。往昔家裡買了茯苓糕，她是一口都不碰的，祖母心疼她，每回都是趁她不在屋子裡的時候偷偷吃。

「中午過去的時候，似乎看見她的桌上擺了一盤茯苓雞丁？」李深的語氣依舊平淡，只是說著這話，他的目光朝旁邊的內侍掃了一眼。

內侍頓時會意，冷然道：「奴才這就去查問。」

查問什麼？徐幼寧有些懵然，但太子只說了這一句。

內侍將她跟前的茯苓雞丁端走，退了出去，她才緩緩會意過來。

原來太子中午在門口看到了她桌子上擺的茯苓雞丁，以為她喜歡吃，所以才叫人在她面前擺了這道菜？

如此一想，徐幼寧的眸光朝食案上掃去，果然，中午的那幾道菜都在。

所以內侍出去，是要查問給她端的是不是她不喜歡的菜嗎？那麼桂心……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李深繼續問話。

徐幼寧收回了思緒，這才意識到屋子裡只剩下他們兩人，她正襟危坐，回道：「小女子徐幼寧。」

李深微微頷首，「李深。」

徐幼寧咬著下唇，她雖是深宅女子，太子的名諱也是聽說過的，只是她從來沒想到，自己有一日會跟天人一般的太子攀扯上關係，還懷上他的孩子，跟他面對面的坐著，聽他向自己報名諱。

她莫名感慨，卻依舊委屈。

「除了膳食，還有其他不妥？」李深問。

他的模樣與慧貴妃相似，別的地方卻完全不同，慧貴妃是高高在上的，他卻是平易近人；慧貴妃的每一句話，都叫徐幼寧覺得自己卑微如塵埃，但他不是；他問話的時候問得很仔細，每一句都是看著她的眼睛說的，真誠不失禮節。

他既像一位待客周到的主人，又像一位愛民如子的君上。

他看似平淡的問話都不是一時興起的客套，對於她所答的每句話，他都會加以分析，從隻言片語中捕捉到關鍵，若一不小心說錯話，恐怕小命就不保了。

「有什麼不習慣的嗎？」

不習慣，當然不習慣。

她習慣每日清早同祖母一起飲茶，習慣同姊妹吵鬧，習慣坐在自己的暖閣裡曬太陽，萬千愁緒湧上心頭，然而她只能低著頭道：「小女子並無什麼不妥。」

李深點了一下頭，話鋒一轉，「妳爹的案子，大理寺已經偵破，誣告妳爹的是國子監監丞，貪墨銀兩的也是他。」

徐幼寧並不意外這個結果，她爹爹為人古板，性子倔強，與同僚相處得並不好，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事章法，絕不會做貪墨之事。

「多謝太子殿下。」

李深淡淡道：「舉手之勞。」

他的舉手之勞，卻決定了徐家人的命運。

察覺到徐幼寧低垂的眸光，李深緩緩道：「妳可有話要說？」

徐幼寧的確有話要問，只是她不敢說，於是把頭垂得更低。

「但說無妨，恕妳無罪。」

君無戲言，他既許諾無罪，應當能說話算數。徐幼寧沉吟片刻，終於開口，「殿下，小女子想知道，為什麼、為什麼貴妃娘娘會讓我來……伺候？」

「妳知道青玄子嗎？」

「知道，我去青玄子大師的玄天觀上過香。」青玄子是南唐的國師，還是當今聖上在道家的師兄，因此他的玄天觀香火極為旺盛。

「妳求的什麼願？」

徐幼寧臉一紅，她在玄天觀是替衛承遠許願，希望他今年會試能夠高中。

李深見她又不說話了，便道：「不想說不說便是。」

「不是不想說，」徐幼寧怕惹怒他，慌忙解釋道：「是替家人許的，還有一些我的私心，不足掛齒。」

李深頷首，不拘泥此節，繼續說：「青玄子為孤卜了一卦，說孤的命中註定有一困厄，需要妳來化解，此事皇上也知道。」

「我？陛下知道我？」徐幼寧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他知道妳的存在，不過，是先知道了妳的生辰八字，然後才知道妳的。當然，妳進東宮的事是母妃的意思，皇上是事後知曉的。」

準確的說，慧貴妃得到徐幼寧懷有身孕的消息後，立即去乾清宮報了喜。

居然連皇上都知道自己的事，徐幼寧覺得太不可思議了。

李深看著她的神色，眸光一動，「妳不信？」

徐幼寧未置可否，收回飄忽的目光，淺淺一笑，沒有說話，只搖了搖頭。

「為何？」李深忽然起了好奇心，他對徐幼寧沒有厭惡，當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。

在他眼中，徐幼寧除了門戶低一些，和他素日見過的世家姑娘們應當差不多，素日賞花遊園，念書也偏好詩詞歌賦。更何況徐幼寧長了一張稚氣未脫的臉，雖說她已經十八歲，可一雙眼睛異常清澈，好似孩童一樣清亮天真。

徐幼寧沒料到李深會追問，只好道：「小女子無知，只是覺得青玄子大師當是卜算錯了，困厄二字應該說的是小女子，而不是殿下。」

李深何等聰慧，自是聽出了她話中的意味，那波瀾不驚的臉上忽然有一絲牽動。今日他叫徐幼寧過來只是想打個招呼，叮嚀幾句，畢竟她腹中孩兒干係重大，實在沒有料到這個出身、樣貌不起眼的姑娘能說出這樣的話。

母妃和王公公都說她單純，如今看來此話雖不假，但她並不愚笨，甚至比許多人都要通透。

「在孤看來，妳的困厄輕易可解，孤的困厄卻很難解脫。」他道：「但對妳而言，妳的困厄很難自解，孤的困厄卻輕而易舉。」

所以呢？他們應該互相幫助？

不過，她總覺得怪怪的，說得像是她跟太子互相需要，密不可分似的。

「怎麼了？」李深察覺到徐幼寧的異樣，詢問道。

「小女子無事。」徐幼寧輕輕抿了唇，端起花露飲了一口。

李深亦是點到即止，收斂了眼神，又恢復自矜。

「這些都是閒話，今日找妳過來，是要跟妳談一談名分的事。」

徐幼寧詫異道：「關於此事，當初到寒舍時，王公公都說過了。」後來慧貴妃也對她提過一次。

「他怎麼同妳說的？」

「王公公說，我只是伺候殿下的人，沒有名分。」

李深眉梢一挑，「他這麼說，妳家裡人都答應了？」

他的目光凜冽，彷彿看見了徐幼寧心裡不願碰觸的陰暗。

徐幼寧的嘴唇抿得更緊了，過了一會兒，方才道：「殿下肯救我爹爹，已經是天恩，小女子並無怨言。」

李深淡淡道：「母妃有母妃的考慮，如今妳既進了東宮，便是由孤做主。」

他給自己做主？

李深看徐幼寧詫異的眼神，眼微微一眯，「妳這個反應，莫非是不想要名分？」

「小女子不是……只是……這與之前說的不一樣，實在太過驚訝。」

「母妃怎麼說的？」李深問。

徐幼寧突然有些不敢去看他的目光，垂眸道：「貴妃娘娘說，叫小女子安分守己，不要生出妄想。」

「妳相信她，不相信孤？」李深的語氣裡不無譏諷。

「小女子跟貴妃娘娘已經說好了，若是在殿下這邊討要名分，是小女子失信。」

李深見她垂眸的模樣，修長的手指在食案上輕輕點了一下，「妳如今有了孤的孩子，名分自然有。不然，孤的孩子出生豈不是名不正言不順？」

他說的是「孤的孩子」，不是「她的孩子」。

徐幼寧心中原有幾分猶豫，聽到此處頓時有了決斷。

他和她，原本就是不相干的兩個人，即便有了一個孩子，也不會有什麼變化。

「殿下是太子，小女子本來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資格。但今日殿下叫我過來，想必是想聽聽小女子的心意。」

「且說。」

「貴妃娘娘與殿下待小女子一家天恩浩蕩，小女子自當竭盡全力辦好殿下的差事。那日在別院，貴妃娘娘說，想要小女子為殿下平安生下一個孩子，這可是殿下想要小女子辦的事？」

李深頷首，「不錯。」

「小女子會在東宮安心養胎，將來孩子誕下，請殿下容許我離開。」

「妳想離開，莫非是為了那個衛承遠？」李深的語氣驟然冷了下來。

徐幼寧沒想到太子會突然提起這個名字。

「此事與承遠哥哥無關。」

李深聞言，臉色即刻變得寒冷，冷笑了一聲，「有一件事或許沒人告訴妳，妳離家的第二日，妳的家人就已經去衛家替妳退了親。」

徐幼寧再傻也看得出太子動了怒，只是她不明白，先前跟太子說話的時候，不管說什麼，太子始終維持著風度，現下她承諾會幫他辦好差事，只求事成後離開，為何他會突然動怒？

難道他非要留自己在身邊，不想自己離去？這個念頭一出，徐幼寧頓時覺得可笑。

「名分的事，孤自有主張。」李深寒著臉道：「還有別的事需要孤替妳辦的嗎？」

徐幼寧稍稍鬆了口氣。

看來太子生氣歸生氣，到底還保持著一國儲君的雅量和風度。

於是，她壯著膽子道：「殿下，小女子想回家探望祖母，可以嗎？」

她先前向王公公詢問祖母的情況，但王公公支支吾吾的樣子令她不安。

「太醫說，妳現在不易挪動，等足了三個月，孤派人送妳回去見家人。」李深說著，「其實妳不必擔心，徐家的人孤會一直照拂著。」

徐幼寧當然相信他有庇護徐家的能力。

「還有別的事嗎？」

雖然他這麼問，可徐幼寧已經從他的聲音裡聽出了不耐煩，這樣予取予求的機會往後不知道還有沒有，她一咬牙，又道：「小女子從前有一個婢女叫月芽，爹爹下獄之後，夫人說家裡開支不過來，把月芽發賣了，月芽才十三歲，小女子擔心她……」

「孤會派人去找。退下吧。」

李深下了逐客令。

但他既然應下了，徐幼寧的目的就達到了。

在徐家，月芽是除了徐老夫人之外，真正關心徐幼寧的人。當初陳氏要發賣月芽，徐幼寧阻止不了，如今既有了一線生機，她自然要為月芽試一試，只要太子不把她殺了，他高興還是不高興，徐幼寧管不著。

更何況，她根本不明白，太子為什麼會發怒。

待徐幼寧退下，內侍方才進門，只是還沒有開口，李深就狠狠拍了一下食案，震得一只瓷碗從食案上掉下來。

「殿下息怒。」內侍急忙跪下。

李深砸了碗，心頭的怒氣稍稍平息，他生氣，並不是為了徐幼寧要離開，抑或是她提出諸多要求，而是因為她那一聲「承遠哥哥」。

他與徐幼寧纏綿的那一晚，徐幼寧迷迷糊糊的，他卻是清醒的。

他清醒地看著徐幼寧在他跟前香汗淋漓，也清醒地看著她勾著自己的脖子，柔媚地喊著「承遠哥哥」。

他固然清楚自己對徐幼寧並無什麼情感，然而那一夜是徐幼寧的第一次，亦是他的頭一遭。

即便他冷靜自持，亦忍不住回味一二，但在回味之中，總會想起那幾聲「承遠哥哥」，叫他沒來由的惱火。

他深吸幾口氣，迅速恢復了冷靜。

他要徐幼寧，只是需要她給自己生下孩子，破了命中困厄而已，其餘的事不必在意。

徐幼寧自然不知道太子在自己走後發了火，更無法窺知他的心意。

那天晚上，對她而言就像是一個迷濛的夢，她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此時，她的心情挺好，因為太子答應讓她回家看祖母，也答應尋找月芽。

如他所言，她無能為力的許多困難，在他看來易如反掌。

出了承乾宮，她仍是坐步輦回去，陪著她回去的不是桂心，而是另一個叫素心的宮女，看著溫和親切，同她說話很是恭敬。

徐幼寧沒有問桂心如何，桂心不是她的奴婢，要怎麼處置奴婢是主家的事，輪不到她來操心。

雖是入了夜，徐幼寧這一來一回的仍是出了一身薄汗，孟夏說她如今不宜坐浴，只叫素心幫她擦了身子。

沒有診出喜脈的時候，徐幼寧不覺得自己有什麼變化，如今知道自己有孕，頓時覺得哪兒哪兒都不舒服起來，連素日愛吃的小點心也沒了胃口。

好在孟夏和素心十分盡心，稍稍減輕了些害喜的苦楚。

Crescent Family